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郭小川全集

9

【**日记**】
(1957~1958)



郭小川的诗，不仅在于其语言的锤炼，更在于其情感的真挚。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瞬间，并将其升华为永恒的诗篇。他的诗，既有对现实的深刻批判，又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。他的诗，是时代的记录，也是心灵的呐喊。

郭小川的诗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他的诗，既有对现实的深刻批判，又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。他的诗，是时代的记录，也是心灵的呐喊。

本书收录了郭小川在1957年至1958年期间的日记，真实地反映了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思想动态和创作历程。通过阅读本书，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郭小川的内心世界，感受他的创作激情。

郭小川全集

9

【 日 记 】
(1957~1958)

GUOXIAOCHUANQUANJI

执行编辑：郭晓惠

编 辑：杜 惠 郭小林 郭岭梅

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于北京



1965年与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员运动员
前排左二为作者



1967年夏与家人于北京

本卷目录

一九五七年·····	(3)
一九五八年·····	(254)

日 记

(1957~1958)



一九五七年

开 篇

1957年,恐怕是整个思想战线上斗争最尖锐的一年。这就有很多事情可做,有很多战斗等待我们。

我将日夜不息地工作。

用的武器恐怕还是诗和杂文,如果时间允许,也许还写点小说和特写。总之是为了斗争。现在可以预计的是两首故事诗和两首抒情长诗,共一千行以上。

读书,今年想好好读一些作品,其中特别是一些古典作品和现在的作品。

工作本身是繁重而令人忧虑的。希望比去年做得更好一点。文学界的复杂状况,负责人总是处在尖端上的。决心守住原则,注意团结,别的都在所不计也。

一定要保持精神上的饱满状态,愉快,这是工作和创作的水分。离开它,枝叶和花朵都生长和开放不出来。

1957年1月1日

一 月

这一月

重改《官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偏激》	由 5000 字扩展至 8000 字
写《最近发生的事情》(杂文)	6000 字
写《试笔》	1500 字
写《蒋干的悲剧》	1500 字
写《何谓干预生活》	2000 字
写《作最朴素的人》	1500 字
写长诗	200 行

开始写丁陈结论

白羽生病

蕙蕙出麻疹

1月1日 放假的日子,昨夜睡得很不好,刺痒,而且为了要写一首故事诗折磨着。思想集中不起来,要写的话不时冲出来又丢下去。

上午十时才吃饭,本来想写点东西,写不出来,孩子一劲闹,假期总是这样的。

十二时,孩子们去看电影《欢乐的歌舞》,我一个人在家里睡觉。睡到二时。正欲写诗。宋国英来,他来谈了一些他的生活,又谈到他在肃反中所受的委屈。五时吃饭,饭后,带梅梅一起到大楼,看了一下宣传部和各协会共同组织的舞会,玩了一会,七时回到家。

在李普处小坐。笑雨来谈。他谈到西藏局势又很紧张。关于工农生活问题,毛主席又算了四笔账,认为农民生活还是提高了,

没有多大问题。又谈到干部的一种说法,只要两巴不犯错误就不要紧,这两“巴”一是嘴巴,一是鸡巴。

我们的虎皮鹦鹉生了两个小蛋,很快就要孵成小鸟了。蕙君为此特别高兴。

今天因为是过年,很想了一下今年的写作,决定还是写诗,而且争取第一季度,写完现在构思的长篇故事诗,在二三月间编好诗集。

十点多就睡了。

1月2日 夜间起来了几次,一是为了要写的诗,在头脑中摆脱不掉,纠缠着,二是脚老是刺痒,被子盖得又多。不断地出大汗。

一天也没有[去]作协。在家里看陈企霞的材料。材料很多,而且一下得不出完整的印象。事情之艰难和复杂真是达到严重的程度。

有时又想着那一首诗,有时就提起笔来,写几段。

中午睡了一小时半,抵了一下夜间的失眠。

晚上看《同甘共苦》。在中央俱乐部,是铁道部文工团演出的。剧本和演出都是有缺点的,主角孟蔚荆的一些行为,有点不尽人情,但整个说来使我感到亲切,流了好多次眼泪。不知怎的,我现在是这样爱流泪,正如每天早晨常常呕几下一样,也许是年近四十的一种征候吧。

几天阴云,晚上刮起风来,回来的路上正好似是顶风,骑车很吃力。

十一时到家。十一时半睡。

1月3日 上午在家写东西。又是因为脚痒,夜间睡得很少。早晨八时才起来。

下午二时多,到了大楼。与白羽谈了一下丁陈的问题。看了

一点参考资料。《人民日报》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这篇文章不管怎样是很有力量的，它回答了在争论中的几乎所有的问题。

晚饭后，到张海同志处坐了坐，谈了一下陈的问题，似乎又觉得这件事是很有希望的，意见总可以取得一致，而我是怕什么分歧和争论的，结论要能说服一切人。

然后又到李普处坐了一会。

八时多起又写我的诗。我企图在这首诗里勾画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耻又可恨的脸谱，但构思还嫌一般，我为它已经贡献了好几个失眠之夜了。争取在一月份内把它完成。

复田涛。接蔡天心信和书两本，他要我看他的作品。

接到《延河》、《文艺月刊》的约稿信。还有一封来自西宁的骂我们(马铁丁)的信。

十一时睡。

1月4日 半夜，又不能睡，1时多起来，写诗至二时多才睡。写了几段。

早八时起来。因约定九时与北京文联同志谈话，故八时半到大楼。张明权和李微含来，略谈了一下我的意见，并约定另与杨述、张大中等同志谈话。

美国记者要求谈话，只得商诸冯亦代、邢野等同志，最后还是要我明天参加谈谈。雷加来，略谈。寄走了关于官僚主义的稿，改了一下关于总务科长的稿给袁水拍。

十二时半回来，饭后睡至三时。

写诗，至五时多。

晚饭后，六时，与蕙君、李普到新影看《万象更新》，我写的解说词还可以。

回来后，与蕙君一起读了《群英会》。

十时多又读了一遍《关于陈企霞问题的查对情况》的稿子。

几天来总是睡不好觉，因之一到睡觉时就有点怕，但愿今晚做个好梦。十一时半睡。

1月5日 又是睡得不好。早八时起。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的一位女同志就来谈关于官僚主义的文章。他们提了一些意见，要求在七号前交卷。这一期一定要用。

九时，才吃饭。邢野来电话，下去看了看报纸，要车来接去22号接见美国《展望》记者斯蒂芬，一起谈的有谢冰心、萧乾、冯亦代和我。他问了一些一般的问题。问我们的作品是否写爱情？我回答的最多。谢冰心说一口很流利的英文，跟他拉起关系来。一直谈到十二时。

回来后即直接去默涵处，白羽来谈了一下他关于工作上的问题。一直谈到三时半。在许多重要问题上，看法是一致的。对目前知识分子的一些偏激的看法，我认为坚决要批评，但一定要说理。

回来睡了一觉，睡到五时。

晚饭后，与小林玩了一会。

八时多开始改关于官僚主义的文章。改至十时。还远远没有完成，但有了一些新的看法。对于把领导当做官僚主义这一点，要多说一些。

十时洗澡。记日记。十一时睡下。

1月6日 星期天。依然睡得坏。夜二时，小蕙突然大哭，蕙君把她抱过来才好了。但身边有个孩子，对我的睡眠总是有影响的。所以一夜也没有睡到五小时。

早八时起。九时，带了三个孩子去看《牧女的心愿》电影。天极冷，到人民市场磨冰刀，未成，又想给小林买冰鞋，也没有。

中饭后,睡了一小时。

二时起来改文章。二姐来、孩子闹都耽搁了时间。

晚饭后,与蕙君一起到王府井大街转了一趟,买了点避孕药。八时回来。又改文章,到十时三刻改完。写这种文章倒颇使我开心,因为都是我的真心话。可以预料,这篇文章,要召来很多反映的。

接哈华信。

十一时十多分睡下。

1月7日 这是几天来睡得最好的一夜。七时多起来,《中国青年》的曹炎来取稿子。

早饭后,看材料,材料看得越多,越感到困难,但事情也越清楚了。

中午睡至二时。二时十分到作协,党组会议已开始。今天讨论的问题都是关于思想方面的,大家认为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提出后,文学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,思想活跃了,积极因素发掘了一些,也出现了一些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。但有缺点,就是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不十分明确,文艺界的党员组织性很差。对此,大家谈了一些意见。

会议开到七时。回到家时有些头昏,看了一下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,休息了一下。十时,蕙君回来,一起谈了一下。

听到一个新闻,说□□新结婚的妻子打了他十几个嘴巴,他非常痛苦。

十一时半睡。

1月8日 又是睡不好。八时,与张海一起乘车到二十二号,开小会,谈陈企霞的材料。因为,批评丁宁的乱传说,引起了我的激动,心中久久地不能平息。

上午十二时开完会，近一时回来，与默涵谈了这些情况。又谈了钟惦棐最近的几篇文章，他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了《电影的锣鼓》，而且是用“文艺报评论员”的署名。引起了电影界的很大波动。他的另一篇署名“朱煮竹”的文章，更引起很大的反感。他的这些行动，已经有些无纪律了。而前一篇文章在《文艺报》发表前，张光年竟没有看，这真是气人！

昨天，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、陈其通等人的文章，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不满的表现。几个月来，文艺界又在某种程度上酿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风潮。

与默涵谈到二时。回来才吃了点饭。感到疲困不支，三时躺床上，睡了一觉。

晚上，蕙君回来得晚。庞季云来谈，一起吃饭。饭后到羊市大家看了《家》和《可尊敬的妓女》，后者是法国片，保罗·萨特的独幕剧改编。《家》是陈西禾编导。这两部影片都是揭露旧世界的罪恶。看后，叫人的心情为之久久不快。《家》改编得尚好，但有些啰嗦、迟缓，而且似乎过分地表露了觉慧的战斗性，有的不大注意揭露，而过分强调那个少年的知识分子的反抗了。

蕙蕙这两天发烧，我又失眠，每天总是让蕙蕙在我们床上睡，我只有一小条睡处，局促得很，所以也大大影响睡眠。晚，《中国青年》送来大样，看了一遍，夜十二时半才睡下。

1月9日 又是睡得不好，小蕙要出麻疹，不时地咳嗽，折腾。

七时多起床。急着给《中国青年》改了那篇关于官僚主义的文章。改到十时才完。又加了一段。共8千字。

十时后，又看了一下陈的材料。读了些报纸。

十二时后，看了《电影的锣鼓》一文，这是引起电影界很大不安的文章。文章并无显著的论点上的失误，只是毫不考虑到实际工作，对许多问题的批评是不正确的，过分的。

下午二时起看材料，考虑如何写法，这个东西真把我难住了。

晚上，感到头疼，洗了一个澡，然后跟蕙君谈了一个她要写的文章《争鸣与立场》的提纲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。

十一时睡在外屋的小行军床上。

1月10日 四时至六时又醒来，其余的时间也睡不好，为恶梦折磨着。

工作是困难的，孩子又出麻疹，觉又总睡不好，头又时常疼而易于疲劳，这一切都使我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。

上午九时多到大楼取薪金、找文件，临时又同白羽、黎辛谈了些事。然后到王府井大街给孩子买药，一混又是一上午，而且到十二时半才回家。

只睡了十五分钟。起来，搬到婆婆的房子里工作。头昏，一直到四时都在不安中度过。这实在是咬紧牙关的时候，我必须在几天内把陈企霞的结论初稿写出来。房子冷得很，也得忍耐呵！

下午四时，才在冷房中，开始写第一段，这一段大部分是抄的，所以到五时就写完了。

晚饭后到街上买了烟。回来写短文《蒋干的悲剧》约1600字，又改了以前写的批评闻璧的短文。

十时起看《译文》中马卡连柯的小说《教育诗》，这实在是一部杰作，看来很动人。

十一时以后睡。自己在东房内。

1月11日 八时起，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，弄得心情非常之坏，似乎感到这艺术界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改变的。上午出去取来了《西南音乐》的稿费十四元，然后看材料。小蕙正在出麻疹，脸上已经出现了。

中午睡了一会。一直到四时没有工作。一种厌烦和不安的情

绪占有着我，情绪有时像气流一样，是这样地压人。

晚饭前才又看了一些材料。

晚饭后，到王府井大街去给小蕙买桔汁、鱼肝油、葡萄等。不到八时回来。

八时到默涵处，先谈了谈陈企霞的结论问题，他没有表示意见。后，包之静来，一起扯了一下宣传部的工作问题。

不觉已近十一时了，回来睡下，看了一会《文艺月报》，又是十二时了。

1月12日 时间越拖越久，陈的结论实在该写出来了。一想到这，不安就折磨着我，夜间，极力摆脱这种念头。想了一些写东西的事。好像有几个题目是可以写的。

1. 关于怀疑主义，现在似乎有很多人在文理上正在变化，过去很相信的事和人现在不相信了。

2. 关于把现实想成童话的世界，似乎一切只有美好的一途[面]，而不知道什么都要斗争，生活并不是一张白纸。

3. 关于虚无主义，许多人用虚无主义对待文学的作品，太容易一笔抹煞了。

4. 在《致大海》这个题目下，很可以更多抒发一些东西，但夜间的思索又大多记不起来了。

又想到陈的问题，不断地想着这个结论的结构。今天也许可以动笔了。

但起得太晚，洗洗脸，读读报，吃点东西，已到了十点。

十时起，伏案写结论。刚开始不久，蕙君就叫我把梅梅带到协和医院给她注射我的血液，我带她去了，交涉了半天也不能解决，只好空空地回来。这一次，也算是体会了一点民间的疾苦，去医院看病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中午看了一些东西，1时半睡至近三时，然后带梅梅到景山东